

芸

娘



上海廣益書局
聯合發行

物讀俗通衆民

19

717.2

835-19

42101



芸

娘

編著者 姚

繪圖者 江

聯合出版

廣

聯合發行

民

總經銷處

通

益

益

益

益

益

益

益

益

益

益

益

益

益

益

益

益

益

益

益

益

益

益

益

益

益

益

益

益

益

益

益

益

益

益

益

益

益

益

益

益

益

益

益

益

益

益

益

益

益

益

益

益

益

益

益

益

益

益

益

益

益

益

益

益

益

益

益

益

益

益

益

益

益

益

益

益

益

益

益

益

一九五〇年十二月出版

售價 一元五角

① 九件衣 辛人編著 基三元五角

② 連環套 辛人編著 基三元五角

③ 漁夫恨 辛人編著 基三元五角

④ 三上轎 辛人編著 基三元五角

⑤ 三打祝家莊 辛人編著 基三元五角

⑥ 白娘子 姚昕編著 基三元五角

⑦ 野豬林 辛人編著 基三元五角

⑧ 牛郎織女 姚昕編著 基三元五角

⑨ 梁祝哀史 汪鼎著 基三元五角

⑩ 花籃夫人 姚昕編著 基三元五角

⑪ 借紅燈 辛人編著 基三元五角

⑫ 綠珠墜樓 辛人編著 基三元五角

⑬ 相思樹 辛人編著 基三元五角

⑭ 艷陽樓 辛人編著 基三元五角

⑮ 鴛鴦劍 辛人編著 基三元五角

⑯ 節烈千秋 辛人編著 基三元五角

⑰ 紅娘子 辛人編著 基三元五角

⑱ 芸娘 姚昕編著 基三元五角

⑲ 將相和 汪鼎著 基三元五角

⑳ 雪裏小梅香 姚昕編著 基三元五角

總序

通俗小說故事，一向擁有廣大的讀者，是接近大眾，而為大眾所喜愛的讀物。然而流傳廣遠的舊有通俗讀物，其情節曲折，固然為人民大眾所喜聞樂見，而檢討其內容則大部份存在着封建甚至具有荒誕、迷信、色情等毒素，是違反了人民利益的。

怎樣的改進通俗讀物是值得研討，而且是目前之急要工作。我們以為就舊題材重編改寫該是改進方式的一種，因此集合了朋友們，來從事編印這一套『新型』的通俗讀物，取材於吾國的歷史故事、民間傳說、以及各種戲劇、鼓詞、彈詞等民間文藝，試以新的觀點重加編譯。寫作體裁則側重於人民大眾所習慣閱讀的章回舊體，文字力求簡潔平實，使大眾容易看，容易懂。但亦間有數種，採用了較新的文藝體的寫法，目的是提高和更換讀者的目光。

爲了增進讀者的興趣，對於插圖特別注重。

通俗讀物改編的工作，我們正在嘗試，還在摸索的階段，出版物中必然還有許多不妥當的地方，或者錯誤的觀點，因此渴望各地的文藝工作者和愛好通俗文藝的讀者，多多地給我們指示意見，以便修訂。並希望每一種書能够於再版時都有一些改進，使得本叢書逐漸地成爲『集體性的創作』成爲完美的『定型本』。——這是我們的願望。

芸娘目次

一	新婚前奏曲	一
二	鷄鳴爐	三
三	浮生若夢爲歡幾何	六
四	嫁後光陰	一〇
五	舊禮教下的女性	一五
六	家庭如樊籠	一八
七	貧病交迫	二一
八	吃人的暴君	二四
九	人生最苦別離時	二八
十	永訣	三一

芸娘

·姚昕·

一新婚前奏曲

鞭炮連聲，鼓樂喧天。蘇州滄浪亭畔的大牆門前，張燈結綵，懸紅掛綠，一望而知這人家正在辦喜事。那高矗在門前的一對大燈籠，上面正貼着一個金光燦爛的「沈」字。

這宅子，提起來正是書香門第，裏面的主人翁沈稼夫，祖上三代做着官職，到了現在他的手裏，卻沒有取得功名，早年僅在縣裏當一個師爺，也還是閑在家裏的時候居多；近年來，沈師爺索性把差司也不幹了，所以境況並不如何寬裕。他膝下生有二男一女，沈三白是現有較大的一個。十年寒窗，用功苦讀，他的書詩圖畫，倒着實有點造就。祇是由於封建殘餘的作祟，從小就把他過繼給了大伯父，從此父母便把對他的慈愛，漸漸轉移到小兒子啓堂身上，尤其是沈老太太，更把個小兒子寵愛到了極點。

今天，是三白的大喜日子，時代是清季中葉，縣裏府裏的老爺們也都到來喝杯喜酒，真可說是嘉賓滿座，濟濟一堂。累得那些等在大門內的吹鼓手，頸項間一陣又一陣的青筋直爆，吹個不休。

這時大廳上更顯得熱鬧，擠滿了的男女賀客，已失去了先前那股品茗談論的悠閑情緒，

現在人人卻伸長脖子，微張着嘴，圍在兩旁觀看新郎新娘交拜大地。

輝煌的花燭前，新娘熟練地攙扶了新娘，隨着和諧的樂聲，贊禮的節奏，與新郎舉行交拜儀式，一跪一叩，使每一個人的心都沉浸在莊嚴隆重的氣氛中。

當賓客們把注意力集中婚儀的時候，新郎的兩位乾妹，俞六姑和王二姑，却聯袂從人羣中躍了出來，悄悄地跑到新房裏去。王二姑還懷着滿腹的詭計，蹣手蹣腳的向新床下面取出了一隻鷄鳴爐，在俞六姑面前幌了一幌，告訴她打算要借此來鬧一下新房。她是早在前大就預備好了的，交託新郎的弟弟啓堂祕密藏在這裏，趁今天花燭之夜，取出來作為鬧房的工具。俞六姑還不明白其中的道理，王二姑往四下一瞧，眼見沒有人注意，便鬼鬼祟祟地拉她



。鬧熱看爭人多許，候時的到抬轎花白

一同坐下，告訴她一些關於個中的奧妙。

「這也是四哥啓堂告訴我的——」

原來三白娶的新娘子，便是他的表姊陳芸娘，在蘇州，也可算得是個才女，他們倆本來是從小一起長大的，年齡也相仿，僅是芸娘的月生比三白大些而已。他們從幼年一起，已是青梅竹馬，兩小無猜，當十三歲的那年，一個柔和的春天，鳥語花香，蜜意情濃，不知怎的，三白竟扮作新郎模樣，芸娘也假扮着新娘，二人偷偷地學着拜起堂來，叩了幾個頭後，站起來很親熱地假依着，芸娘還把事先燒好了的白米粥端過來放在櫬上，就相對吃喝起來。正這時候，躲在牆角裏頑皮的啓堂以及其他一羣孩子們，都耐心地窺探着，看得清清楚楚，等看見他們舉箸吃粥，不約而同的跳將出來，大家要分嚐稀飯，而且拍手哄笑，三白的堂兄玉蘅是比較最年長的一個，他也打趣說：「還沒有吃交杯酒，先吃上了交杯粥！」這幾句話，把個芸娘羞得滿面通紅，窘得東逃西躲。

「——如今，他們果然拜堂了，成了夫妻了，我們怎能坐視，失却這個上好的鬧房機會呢？」

俞六姑聽了發出一陣嬌笑，拍手表示贊成。

二 鷄鳴爐

悠揚的管樂由遠而近，人聲的喧嘩也漸漸地煩囂起來！

喜娘拉着嗓子喊了一聲：「送入洞房，」先由兩人在前掌着花燭，然後一對新人牽着紅綠轎帶，一步一步有節奏地走向新房。跟隨在後面的一大羣賓客也一起擁了進來。

喜娘是最會迎逢吹拍的人物，這該是他們的慣技，當瞧見新娘坐下後，喜娘立即回身向沈稼夫老夫婦稟道喜，說了一連串什麼「稱心如意」啊，「早生貴子」的吉利話，樂得二老合不攏嘴來。喜娘又翻動她那生花妙舌，代新娘向賀客們致謝詞。

盛宴剛開，在外面的大廳上，沈稼夫陪着一些縣裏府裏的老爺，滿面春風地受着各位貴客的道賀：

「今日令郎大喜，後天又值千金于歸之



喜，真是雙喜臨門，稼夫翁，乾杯乾杯！」

確實，沈稼夫是值得高興，後天他的女兒出閣，今晚還辦了一桌送轎酒呢！

席散之後，賓客們已是酒酣耳熱的了。尤其是王二姑和俞六姑，她倆更興高采烈，領了張閨愁，胡肯堂，王蘊臣，及芸娘的華家盟姊，這幾位最起勁的賓客匆匆趕進新房裏，正值新郎新娘相互交杯，喜娘站立一旁殷勤勸飲，又是一連串的「白首偕老，」「狀元及第」的好口采。但他們一進新房，便擁上去敬酒的敬酒，敬菜的敬菜，就此展開了吵新房的熱鬧場面。靈活的喜娘左求情，右叫饒，祇是嘴舌衆多，鬧得秩序嘩亂。結果倒是啓堂發言了：

「請衆位暫時別吵，這裏有一個很好的節目作爲壓軸，我們三哥喜歡吃稀飯，聽說新嫂子煮稀飯的手段特別高妙，美味可口，與衆不同，三哥以前也吃過，很是賞識，所以我貢獻意見，要請新嫂子當場煮稀飯。」

「好，請新嫂煮稀飯！」

「贊成！」王二姑和俞六姑也同聲叫喊，接着，賀客們都拍手附和，鬧成了一片。

「各位姑爺小姐原諒些，請不要和新娘子爲難了，這屋裏沒有燒飯的傢具，常言道的好，三日入廚下，洗手作羹湯，新娘子不過三朝是不能到廚房裏去的，就請你們賞個臉吧！」喜娘又露出了懇求的神情。

「用不到勞駕新嫂子下廚房，新房裏有現成的，如果拿了出來……」

「如果現在房裏拿得出來，那末祇好請新小姐當場煮了。」喜娘料定他們未必會有，態度也就強硬了一些。

「一言爲定！」王二姑說着，竟推開衆人，蹲到新床下取出了鷄鳴爐，交給喜娘，還與舊地當衆宣佈：「這是三天前就預備好了，而且裏面還有我淘過的米，現在就請新嫂子煮稀飯給三哥吃。」

「對，好！」賀客們一致喧嚷了起來。

喜娘盯着鷄鳴爐，看得發着楞，三白想躍走，可給大家拉住了。新郎滿懷不安，偷眼向新娘瞧去，祇見她那俯視着的臉，這時更閃上兩朵紅霞，低垂了粉頸。

三 浮生若夢，爲歡幾何

他們的新聞，是暫築在幽雅清曠的滄浪亭側的「我取軒」，戶外風景如畫，一到春天，百花怒放，和風拂得柳絲在沉靜的河面上蕩漾。夫妻間的閨房之樂，充滿了甜蜜的情味。

每天早上，三白新夫婦向二老請安問候，芸娘是古老家庭內的所謂賢婦典型，對公婆克盡孝道，樸素勤儉，倒頗能得到二老的歡心。一家人都在融洽愉快的生活中過着美滿的歲月。

芸娘對待丈夫，也是遇到備至，三白因芸娘的體貼入微，對她更是喜愛，閨中有說有

笑，既沒有長輩在身旁，儘情的可以放浪形骸，一來他倆是自小鬧慣，結了婚，遂了他們的心願，怎不教他們欣喜！

芸娘幼小也讀過幾年書，由於用功自修，書詩的造詣，很是足够了。在當時，人們每提起芸娘，誰不說她是個才女。她不但富有才貌，連刺綉等也很有成就。一天，沈三白和父親從飲馬橋倉米巷看了新屋回來，那是預備在啓堂婚後這裏不敷居住，要一起遷將過去。三白進門，祇見芸娘拿了一隻菜盤，裏面有五個碟子，恰好成爲五朵梅花，這是她自己做的，各放着蝦米，花生米，豆腐干，燒鴨，滴香瓜，正是下酒佐粥的好菜，三白不禁高興起來，拉着芸娘的手：

「芸姊！難爲你設想週到，這一個精緻漂亮的梅花盒，五個菜分裝着，攜帶輕便，裏面



還有我最愛吃的滷香瓜，好吧，趁今夜明月清風，我們還是到外面飲酒，賞月，吟詩，因為日後搬到了飲馬橋，那裏的景緻又不好，無福享受像這裏如圖的景物了。」

於是，二人便在庭中安放杯桌，對酌起來。秋天的月亮，顯得分外皎潔，照射到他們的身上，好如置身在詩情畫意的境界裏！三白多飲了幾杯，不免牢騷起來：

「芸姊！浮生若夢，爲歡幾何？」

「你爲何如此悲觀？」

「我想，功名富貴，都像雲烟一般，毫無意思，不若能够永遠像我們布衣粗食，享些幽情清高的福份，倒是很有意義！」三白以爲清高是無上的安慰，其實這完全暴露了他那士大夫的面目，所謂清高，也正是閒情逸緻，脫離羣衆的個人主義的享受而已。

「這……」芸娘抬起了頭想說話，突然，月亮藏進了雲堆，她不禁指着向三白說：「你看，這月亮都給烏雲遮蓋了。」

「不要緊，月亮一會兒就出來的。」

「如果我倆能够白頭偕老，我想月亮是准會就出來的。」

「當然會的。我們來做詩吧！」三白縱情地說：「芸姐！你應該告訴我你的老師是誰」

「提起我的老師，可大有名。」芸娘喝了口酒，道：「琵琶行你總唸過的吧？」

「唸過的，此中有：潯陽江頭夜送客，楓葉荻花秋颯颯，這是白樂天，白老先生的名

著。他還做過我們蘇州的刺史呢。」

月亮出來了！芸娘抬頭張望，冰輪乍湧，明月重光，不是又出現在浮雲的邊際嗎？

明月旁邊全是雲霧。三白隨即高舉酒杯說：「富貴也如浮雲，要功名作甚？」

「不，你爲何不求功名？」芸娘發覺他有些醉意，忙追問着。

「如今清政腐敗，我求取功名有什麼意思？」

「你真想得透，不求富貴功名，我同情你！」

「哈哈！」笑聲中，使他倆捲入了恩愛的漩渦中。

第二天早晨，當他倆到父母堂前請安的時候，沈稼夫坐在大交椅上捧着水烟袋，顯得比往常高興了些。

原來這些年間，沈稼夫辭了縣裏差司，一直閑在家中，也覺得寂寞無聊，而況家境日拙，已非從前可比！長子三白，至今亦未得到半點功名，小兒啓堂更是一味胡謔，平常混混噩噩，很使他老人家灰心。但在昨天的傍晚，沈稼翁接到了一封來函，那是他的老友寫來的信，特地邀赴海寧設館教書，閑了多年的沈老爺看到這封聘書，使他歡喜了整整一晚，因爲興奮的緣故，精神也百倍振作，當三白坐到身旁的時候，就很愉快地說：

「昨天海寧來信，聘我設館。看情形很緊要，所以我刻不待緩，決定明天一早上船。」他咳嗽了一下又說：「你雖然已過繼大房，可是我還不能不對你教導，一個人總得爭取前程

秀才舉人你是不肯考，幕府司事你也不肯當，我想過些日子，你也該到我那裏，去見見世面。」

「是。」三白小心地說：「明天一早，我送爸爸上船。」

三白見父親怡樂自得，他也道長說短，談了些惜別的話。

聰明的芸娘，早已在房中幫同婆婆，替公公收拾着行李了。

四 嫁後光陰

幾天之後，沈稼夫已在海寧發出了家書，報導路上的平安，並且，對三白大加勉勵，完全是種家庭暴君的手腕。

三白的弟弟啓堂，由於父母溺愛，終口不事讀書，在外荒唐着。像啓堂這樣的公子哥兒，寄生于家庭社會之間，確是一種無名的損害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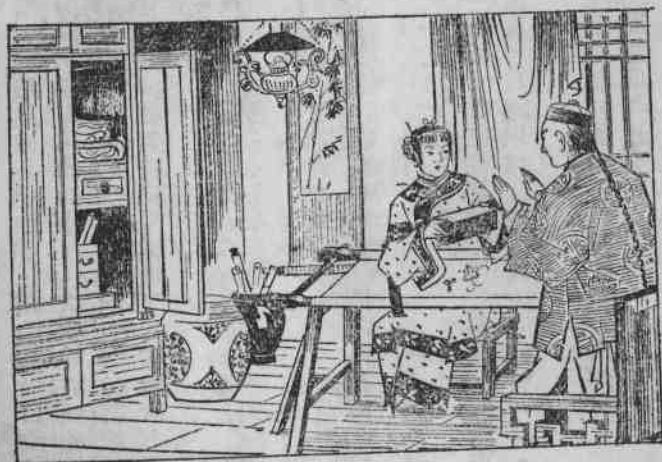
沈啓堂自從三哥娶了新婦後，最初，常到哥嫂的房裏撩撩天，說說話，有時，竟躲在窗外偷看，見到哥嫂倆的情愛，心中也不免有些異樣，這咸觸，與其說是妒嫉，還不如說是羨慕！於是，他心中漸漸對父母生出了怨恨，他常常這樣想：三白是出嗣了的兄長，父母竟給娶了親，而自己雖然僅只小於三哥，娶女人也不能算是早的了。況自己若是生下孩子，那才是真正的沈家後裔。他心中打不開的納悶，已積下不少了時日。終於在某一個晚上，他仗着

母親對他的溺愛，便大胆去到老母的房裏，硬着向她陳述自己心底藏了好久的蘊情。

沈老太太還沒有睡，他老人家見啓堂進來，不免透着奇怪，當啓堂吞吞吐吐地把話說完之後，又纏繞着母親，他老人家對這直率的訴述，並不覺得兒子的魯莽，反以爲他是可憐的一個，相當予以同情和撫慰。

其實，做父母的那有不關心兒女的嫁娶，祇是碍於環境。沈老夫婦何嘗沒有想到小兒子的婚姻，祇因三白娶親，女兒出嫁，兩樁大事化了許多銀兩，手頭顯然沒有從前寬裕；倘再替小兒子完姻，無疑又是一筆拉債，尤其那筆偌大的聘禮，攸關門第，不能十分簡省，但啓堂胸有成竹，早就屬意嫂嫂的聘禮，把這意思告訴了母親後，便纏着請求老母，設法成全！

第二天，母親把三白叫來，談了很多的



。她激感真他，白三給交箱飾首把娘芸芸

話。當他回到房裏時，臉上已堆滿了不愉快的神情，芸娘見他心中納罕，用婉轉的口吻加以盤詰，他才吐露道：「母親不過是談談倉米巷的房屋，和四弟的親事。」當他吞吞吐吐地話到四弟告借首飾，作為聘禮的時候，總以為芸娘將會引起無上的反感。然而賢慧的芸娘，太懂得丈夫的苦衷，她能顧慮到將來家庭的和睦，甘願做個被封建家庭壓迫下的犧牲者！因此她沒有反抗，而竟完全的允諾了。芸娘向三白表示：

「母親要的話，當然可以相商，但等啓堂娶親之後，這些飾物，不仍舊是歸在自己的家裏嗎！」

三白說：「到那時候，只怕首飾都歸了四弟的新婦，不再是你的了。」

她抑住了內心的痛惜，還是安慰着丈夫：「身外之物，要它做什麼，我不是情願跟你過一輩子清苦的生活嗎？」

「唉，爲來爲去，祇因為我是過繼出的兒子。」三白歎了一口氣。

「何必說這些話，這都是我自己願意的事。」說着，她從櫥裏拿出了首飾箱，打開來注視了最後一瞥。「你瞧，鐲子、耳環、珠花都在這裏。我總以為這些東西少一樣好一樣。快拿去吧。」

他握緊了芸娘的手，「你真是我的好妻子！」三白這才說出了無限抱歉的語詞。

沈稼夫老夫婦自從明悉了大媳婦的賢慧，倒也很器重着芸娘。